

I266-14C2

12230

朱自清美文

溫靜人生



8
3

I266-14C2

213196

朱自清美文

溫靜人生

何乃宁编
花城出版社



0450456



粤新登字05号

朱自清美文
温 静 人 生
何乃宁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 印张 1 插页 130,000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500册

ISBN 7-5360-1135-0/I·1013

定价：3.60元

内 容 提 要

谈论中国现代散文，是没有不提朱自清的名字的。

单就创作而论，朱自清便有着多个方面的探索，成就是很高的。其中，许多抒情小品，如《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华美之至，发表后，即被时人评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他认为，作品的成功，“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但是，他又极善节制，所以无论淡妆浓抹，看去都很相宜。此外，还有大量随笔文字，批评社会，探讨人生，平易，明朗，凝练，智慧，一样是难得的佳构。

朱自清文如其人，一切风华，都从做人的本真出发，开出一条大道，引领读者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

编辑者说

谈论中国现代散文，是没有不提朱自清的名字的。

朱自清（1898—1948），生于江苏省东海县。本名白华，号实秋，后改名自清，字佩弦。6岁上私塾，后又上初等小学，15岁高小毕业，就读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本科哲学系。五四期间，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5月，离开北京大学，辗转于江浙一带的杭州、扬州、吴淞、玄州、温州、宁波和上虞白马湖之间，在许多学校教书，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这段生活，加深了他对黑暗中国的了解。1920年年底，参加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1922年与刘延陵、叶圣陶、俞平伯创办我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第一个诗刊《诗》月刊，积极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发表了《毁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等不少有影响的诗文。1925年到清华任教，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创作与学术并进。1931年8月去英国留学，读语言学及英国文学。次年，漫游法、德、荷兰、瑞士、意大利等欧洲五国。1932年返国，仍执教于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只身离京，抵达长沙，主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中文系，次年随临时大学迁往昆明。1946年4月，联大奉命结束，6月转往四川，10月偕眷飞返北平。1948年8月，在贫病交迫下辞世。

先后出版的散文集有：《踪迹》（诗文合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

关于散文创作，朱自清在《背影》自序中说：“我是大时代的一名小卒，是一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25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这是他诚实的地方。他的散文，也同他的为人一样：朴素，温厚，平淡，自然。诚如杨振声说的，他一切风华，也都从这本真出发，开出一条大道，引领读者自迹以至远，自卑以升高。

他的抒情散文是出色的。在所有文字中，通篇纯粹的抒情却极少，如《匆匆》。他的抒情，都织进对于人物、事件、风景的叙写与描绘中去了。《背影》、《给亡妇》、《执政府大屠杀记》，都是本色文字。《背影》只寥寥几笔白描，而线条的精细的勾勒，却是刻骨铭心的。《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也都以富有个性特点的细致描写见称。他重视局部和细节，说是“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由此生出“新异”的滋味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荷塘月色》等，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抒情径路。在这里，作者使用形容、比喻、

烘托、渲染等多种手段，努力营造一种华美的风格。《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发表后，影响颇大，时人评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叶圣陶批评说是多少“着意为文”，“文胜于质”，其实，真性情是质，真意绪又何尝不是质呢？况且被状写的物事本身，形态万千，文质不一，便很难以划一的标准去衡量。的确，朱自清很看重感情，他在日记中写道：文学作品的成功，“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但是，他又极善于节制，所以无论淡妆，或是浓抹，看去都很相宜。

朱自清晚年写了大量的杂感随笔。其中，一类批评社会，如《论吃饭》、《论无话可说》等；一类探讨人生，如收入《人生一角》中的诸篇；还有一类是关于艺文方面的。但都一样平易，明朗，凝练，智慧，是十字街头的杂说，而不是象牙塔里的玄谈。个别篇什，还是非常激烈的。对于朱自清的散文，人们往往偏重他的抒情小品，而忽略了随笔。撇开思想价值不谈，即以对中国现代散文美学的贡献而论，这方面的文字也是不可低估的。

著名散文作家李广田这样评说他的散文：“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阵营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读朱自清的散文，的确有着异于其他作家的极其清新的感觉。犹如一股清风，它不是来自仙界，不是来自园苑，也不是来自烈日蒸腾的莽原，而是来自一个疏朗的林子。就是这样一个林子，自在地，摇曳于雅俗之间。

目 录

1 眼前风物

匆匆	3
歌声	5
荷塘月色	7
看花	10
冬天	15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8
温州的踪迹	27
扬州的夏日	35
我是扬州人	38
南京	43
潭柘寺 戒坛寺	49
威尼斯	54
罗马	59
莱茵河	67

2 梦里人生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73
背影	77
阿河	80
白采	89

怀魏握青君	92
儿女	95
绘亡妇	102
择偶记	107
乞丐	110
执政府大屠杀记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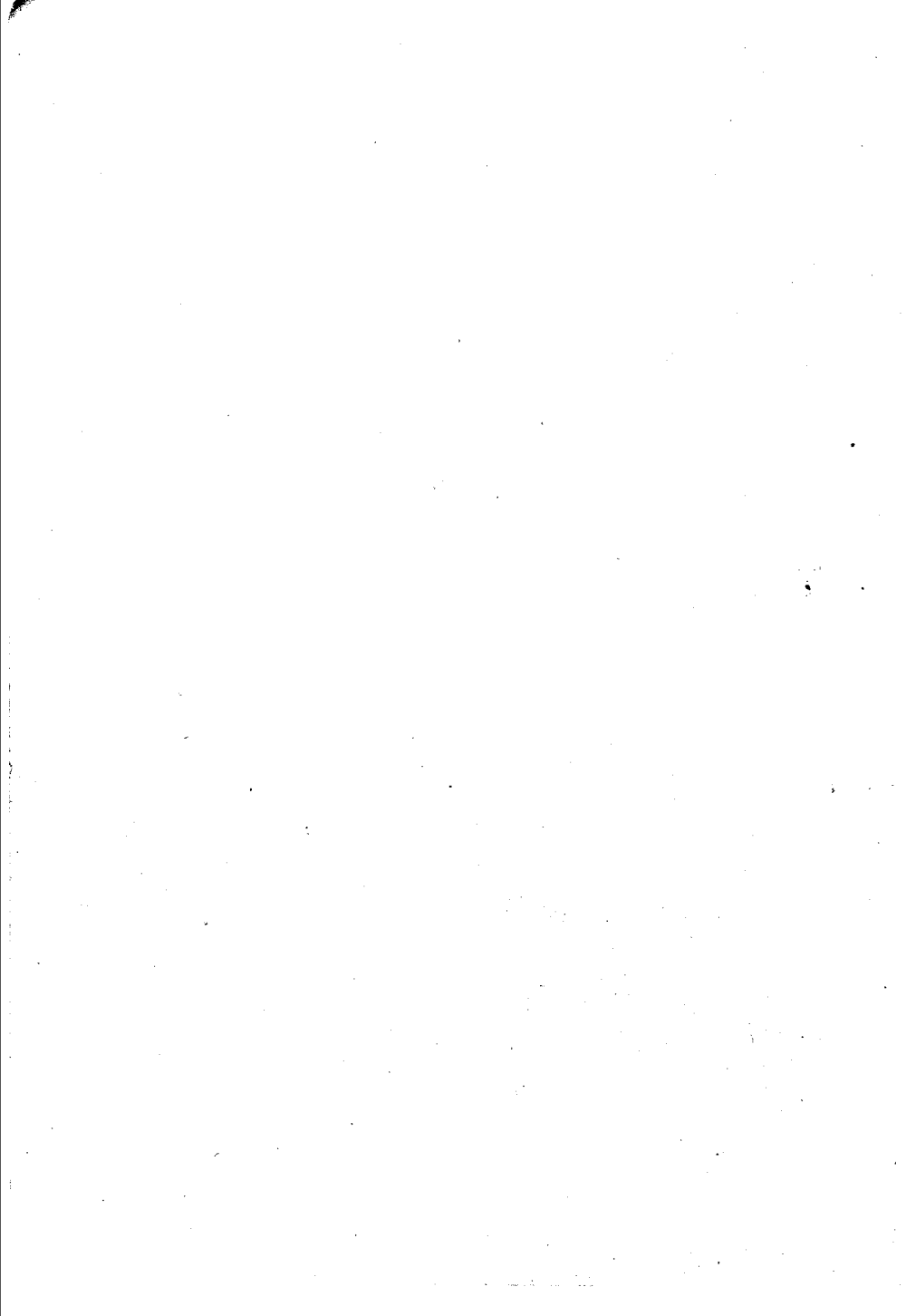
3 谈中天地

说梦	125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128
论无话可说	156
谈抽烟	159
《忆》跋	161
《萍因遗稿》跋	165
论标语口号	166
论气节	170
论吃饭	175
低级趣味	180
论书生的酸气	183
论老实话	192
说话	198
撩天儿	201
论说话的多少	209
论废话	213
沉默	217
不知道	221

正义	228
论自己	232
论别人	236
论诚意	240
论做作	244
论青年	248
论东西	252
论不满现状	255
论且顾眼前	259
动乱时代	263

1 眼前风物

过去的日子如轻
烟，被微风吹散了，如
薄雾，被初阳蒸融了；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何曾留着象游丝样的
痕迹呢？……



匆 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象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

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象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歌 声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①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象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细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在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蒙蒙的雨，园里没了秾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阴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

^① 细雨如牛毛，扬州称为“毛雨”。

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1921年11月3日，上海。

荷 塘 月 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象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